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 
第八十二回 笑面虎打硬賒賬 禿頭奴送安家銀

卻說張三見手上的錢抓不下來，心中好生作躁，只得把抓下的錢，數來數去，只有一百大錢。忽然心生一計，把這錢向桌上一甩，說聲：「這是賞你們的小賬。」自己一搖二擺的走到門口賬櫃前，說聲：「寫金相府的賬，煩你注個『門公張三』。」那管賬的把他上上下下一陣看，說聲：「張門公，請你老人家給了錢罷，我們小店，沒得城裡的賬。」張三故意的把眼一睜，大罵道：「瞎眼的囚徒！難道堂堂的相府，少你家的錢不成？」在張三的意思，以為嚇他一嚇，就可以寫下賬了。那曉得這位管賬的，很有點來歷。他本是綠林的出身，生就的一派軟勁，無論遇何等事，他總是軟上前，等到他發作起來，大約是死多活少。所以人代他起了個外號，叫做笑面虎楊魁。他是楊家將的旁族，並且粗通書算，善使一柄八角響錘，還有三支毒鏢，百發百中，江湖上夜行的功夫推為第一，年才二□一歲。若論他的形容，生得眉清目秀，真個是白面書生。□六歲上父母雙亡，便做獨行的買賣，專與貪官污吏、旁門左道為難。只因去年秋間，在西湖邊路遇劉香妙，給了他一毒鏢，結下了深仇大怨，這片如意館是他家娘舅開的，所以來到此處，代他管賬，暫避風頭。今日張三遇了他，要說是韓相府、李相府，那怕就說張欽差路過的家人，這片賬倒還可以欠得去；單是金相府，他曉得他家由主人起就貪賊弄權，門裡沒一個好人，所以便偏偏的不欠了他。閒話體提，且說楊魁被張三一頓發作，他還是笑嘻嘻的說道：「張門公，我對你說明白罷，罵也是要把錢，打也是要把錢；相府也是要把錢，王府也是要把錢。」張三見他說的話來得又軟又硬，心裡又躁又氣，但估量他不過一個飯館的管賬的，總不敢真同丞相府的人為難。想著，便斜著頭，指定楊魁道：「你真個不寫賬嗎？」楊魁又笑道：「門公爺，你錯了，要錢還有假話說嗎？」張三怒罵道：「王八蛋！既不寫賬，你跟咱老子去拿錢。」說得慢，來得快，伸過手去一把，就來抓楊魁，說道：「跟咱老子到相府裡去！」楊魁到這地步，實在忍不住了。見他手來向近，就用兩個指頭，輕輕的拈著他一隻手，身子一勁，站上櫃檯，把他提在空中，小雞的一般，一蹙一蹙的。這時門口看的人也多了，楊魁就同做把戲說廠子一樣，一手拎著他，一手指著他，就把他怎樣講究燒魚翅，怎樣講究要好的花雕，怎樣不把錢，怎樣硬寫賬，說了個正理。大眾也說道：「既這樣講究法子，早點叫他把錢。」還有的說道：「既腰裡沒得錢，怎麼還這樣好吃呢？難道人家的魚翅是偷來的嗎？」

楊魁見大眾評論，自己的理站得足足的，便把張三往櫃檯裡一甩，罵道：「狗娘養的！你把你家金丞相請得來罷，老子且打死你再講！」也就騰身而下，掄起拳頭就往下打。楊魁正待下手，只見裡面跑出一人，年約五□多歲。你道此人是誰？就是楊魁的娘舅。忙叫道：「且慢打，待我來問他。」便輕輕走到張三面前，說道：「朋友，你究竟把錢不把錢？如錢不敷，就少的也無妨，要是執定寫賬，那我就不問了。」

卻說張三先前看見楊魁和氣生財的樣子，以為是個軟口，及至被他站在櫃上拎了多時，也就曉得他的厲害了，聽得來人這話，只得見風掛帆，說道：「在下身邊，實在一文俱無。」那人道：「你一文俱無，怎麼又這麼講究吃呢？」張三便立起身來，垂淚說道：「非是在下好吃，實因吃的這濟顛和尚的虧。」那人聽了詫異道：「這又奇了，濟顛僧是位聖僧，怎把虧你吃呢？」張三道：「此話甚長。我實對你老人家說罷，在下本不是金丞相府的，是平望張欽差行轅的家人，因水災公事，同濟公和尚到金相府來送奏本。今日公事已畢，又同著回平望行轅，他叫我帶路費五□多兩銀子，收在他身邊。他說他的神通廣大，免得被人搶劫，在下信以為實。不料走到城中，他忽然說道，你先走罷，都城外如意館燒魚翅最好，比狗肉好吃得多呢。你先去把酒兒菜兒辦好，我隨後就來。在下並且怕他做空子，就說道：『你要把點銀於與我，才好辦呢！』他說道：『銀子難拿呢。』就教我伸隻手去，他拿了一個銅錢，向我掌心裡一擺，說道：『你去用罷，要一千就一千，要一萬就一萬。』在下初不相信，他叫我用手去拿，那知拿一個，又是一個，滾滾而下。在下所以聽他的話，就到寶館叫菜守他。見他許久不來，我只得自己受用，橫豎有錢會賬。那曉得會賬的時辰，先到要一是一的，錢往下直滾，到得一百個錢之後，忽然停止，任憑你把手掌肉掐破了，都不得下一文來了，所以只得權且寫賬。你老人家如不相信，現今手上還有一錢可憑。」說畢，便伸出手來。大眾見說，均擠上來觀看，見他掌心裡果貼著一文大錢，抓都抓不動。

內中又有位老者說道：「這件事我明白了，大約總是你言語中得罪了聖僧，他有心拿你耍耍的。你如不信，你趕緊望空跪下，陪他個不是，包管還可以取得下錢來呢。」大眾見這說法，到也將信將疑。單是張三覺得也只得這個法子試試看，連忙跑出櫃外，朝空跪下，說道：「小人設有冒犯聖僧之處，還求聖僧包涵，可憐小人今日也被人罵過了，也被人打過了，就有冒犯之處，求聖僧開一點恩罷！」說畢，向空叩了四個響頭。看的人這一派笑聲，如同潮水一般。可又作怪，自他禱祝之後，爬起來用手抓錢，直接一抓幾個，滿地直滾，不到一刻，面前堆了一堆。楊魁舅舅以及好耍的人，皆來幫他數，數到末了，恰恰的七千八百文，一個不多，一個不少，再要去抓，又抓不動了。看的人莫不驚異，一哄而散。

張三含羞帶愧的，出了館門，忙趕上蘇州班船，直向平望趕路。沿途卻喜船錢飲食，皆從手上抓下，但是到了數目，要想多一個，是萬萬不能的。這日已到鎮江，這張三的家眷，卻住在鎮江荷花池，因順便家去望望，還想順便跑到家中，把手上的錢，連夜的抓點下來，留著用用。那知到了門口，剛用這右手敲門，忽聽叮噹一聲，手上落下一個錢來，再朝手上一看，那手上只剩了一個黑墨圈兒。家中聽人敲門，連忙開門，見張三回來，一個個皆歡天喜地的，單是張三垂頭喪氣。心裡想道：如其瘟和尚不把我的銀子弄去用掉，今日回來，何等高興；現今身邊分文俱無，這便怎好？一頭想著，一頭歎氣，但聽他的母親問道：「我的兒呀，你今次回家，這般不滿意，是何緣故？」張三道：「不要提了，這件差使，吃了苦了！」母親道：「人生說話，不能折福，一回差使，賺了五六□兩銀子，還說吃苦，你的心路也特大了！」張三見母親說得奇異，因說道：「母親何見得孩兒賺了五六□兩銀子？」母親罵道：「畜生，你錢賺多了，你在外面嫖昏了！難道自家做的事，都記不得嗎？」說畢，至箱中取出一封銀子，向張三面前一甩，說道：「這不是你寄回來的嗎？」張三一見，目定口呆。究屬這銀子是從何處來的，且聽下回分解。